

新大运河散文

睫毛家族

窦高山

若将大运河喻为大地仰望星空的眼眸，那么运河两岸的树木便是那守护眼眸的睫毛。它们不仅与河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还肩负着挡风固土、守护这片“视界”的重任。沧州段的运河两岸，杨树挺立，其叶“唰唰”作响，它们汲取着运河的滋养，身形伟岸，枝叶繁茂，遮天蔽日，为路面投下一片片斑驳的树阴，行走其间，倍感轻松与凉爽。除杨树外，城镇地段亦可见柞树、枫树、白蜡、国槐、银杏、垂柳、千头椿及各式花木，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因水而聚，于运河之畔扎根生长，使得运河的四季色彩斑斓，景致多变。

记忆中，往昔此地树木种类并不繁多，屈指可数。果树以枣、梨、桃、杏、苹果为主，成材树则首推桑、柳、榆、槐“四大家族”。时至今日，就成材林而言，除国槐外，其余三种已鲜有成行连片之景。它们零星散布于乡野角落，略显孤寂，但仍能迎风斗雪、遮阴增凉，为人们的居

所增添一抹绿意，也为流逝的岁月留下一缕思念。

桑、柳、榆、槐在华北乡村的广泛种植，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这足以彰显先人的生存智慧。彼时，运河边的村庄桑树栽种不多，反倒是桑条更为常见。桑条可编筐，桑叶能饲蚕，桑果可食用。春日里，孩子们会讨来小蚕，置于筐箩或纸盒中精心饲养，放学后，提着桑条编织的篮子前往河堤采摘桑叶，归来后轻轻盖在小蚕身上，聆听蚕食叶间的“沙沙”声，观察蚕儿由小变大，身体由白转透明的奇妙变化，直至它们吐丝结茧。吐尽丝线的蚕儿将自己包裹在如鸟蛋般的小壳中，孕育着新的生命。摘叶之时，孩子们偶会遇到惊喜：桑条下或桑树上的桑葚，它们隐匿于叶间，悄然成熟。一旦被孩子们发现，便会被采摘一空，他们吃得满嘴、手上、脸上皆是紫色，心中洋溢着无尽的喜悦。

柳树身姿婀娜，夏日里，其枝条倒映水中，伴随着蛙声阵阵，雨燕掠

水而过，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柳树不仅可供欣赏，更兼具实用价值。初秋时节，劳作之余的人们在地头树下小憩，割下一把枝条，剥皮缠绕，轻轻一滑，一条鲜白柔軟的枝条便呈现在眼前。心灵手巧的人们用它编织箴篱、饭篮、蛔蛔笼等，种类繁多，全凭手艺。柳树性柔，风干后不易开裂，且无异味，是做面板、菜墩的上佳之选。老人们说，柳树穗儿嫩时可食用，能做成小咸菜，但在沧州，这样的吃法还真不多见。多年前，我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大饭店里，曾见过腌制的柳穗儿，出于好奇，点了一碟品尝，只觉咸中带苦，难以下咽。看来，这道应季小菜适口性不强，更多是为了勾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罢了。

榆树以往种植最广，地头沟边、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它能做房檩、打家具。有心的人家生下儿子便围着房子四周种植榆树，待儿子成家立业之时，正好可以砍伐做房檩用，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市场的开放，松柏等南北方的树木纷纷涌入，榆树逐渐退出了建筑领域。然而，其优良的本性并未被时代

所遗忘，用它制作的家具仍备受人们青睐。榆树全身是宝，皮和成熟前的籽粒均可食用，在饥荒年代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时至今日，每当春日里“榆钱儿”挂满枝头时，孩子们仍会爬上树杈，采摘满满一筐，嚼上几口，回家后让奶奶掺上玉米面烙成“糊饼”享用，这也算是粗粮细作的一道美味。榆树皮磨成面掺入玉米面或黑面中压制成“饴饹”，口感顺滑清香，别有一番风味，只是如今已无人食用。

国槐耐旱，多植于高处。其树干粗壮，树冠庞大，盛夏时节在树下乘凉如同置身于“氧吧”。国槐木质坚硬，是制作农具的优质材料。耢子、犁、耧、耙及手推车的木质部分均选用槐木。槐米和籽粒均为药材，槐夹可做染料。运河两岸的村庄里，种植国槐者众多，成材后被移植到城里安家落户，而古槐树则较为罕见。若在某个村庄遇见一棵古槐，便会勾起人们无尽的往事。

那些年，村里的大喇叭常常被绑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百鸟争春 王少华 摄

在场

一树梨花精气神

李洪芳

“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仲殊认为，梨花独占了春的意境。晏殊的“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则道出了梨花与时令的紧密关联。相较于其他花卉，梨花开得稍迟，却自有一番景致。它既无桃花的妖娆多姿，也无牡丹的倾国倾城，但它不媚俗、不张扬、不争艳，仅凭其洁白无瑕与素雅淡泊，便彰显出一身傲骨。

梨花的骨，在其品质。苏轼在《东栏梨花》中写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抹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诗人借梨花与雪的神韵相通，凸显其清白之美。梨花既不像“癫狂柳絮随风舞”，也不像“轻薄桃花逐水流”，其品格何其高洁！诗人将咏物与自喻融为一体，以梨花的洁白映衬自身的高风亮节与浩然正气。黄庭坚赞美梨花在风尘中仍能一尘不染，其品德令人敬仰。丘处机亦写道：“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既描绘了梨花的冰清玉洁，又暗含自己的清高傲骨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

梨花的魂，在于乡愁。唐代无名氏的“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故乡的梨花、溪水、月光依旧美好如初，深深刻印在记忆之中。它虽不富贵，但在饱经风霜的创作者心中，却拥有温暖人心的力量。那树梨花，唤醒了作者深深的乡愁。

梨花的韵，在于“门”的意象。在描写梨花的诗词中，“门”字频繁出现，寓意各异。史达祖的《绮罗香·咏春雨》中有“记当日、门掩梨花，剪刀深夜语”，描绘了一幅温馨的春雨图景。因有情人相守，便门掩梨花，将春光拒之门外，流露出缠绵的韵味。而唐寅的词中“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则是一扇紧闭的闺门，将春天的芳华隔绝在外，孤独女子的青春也随之消逝，尽显凄婉与落寞。唐朝刘方平的《春怨》写道“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又一个“门”字，透露

在高宅之上的大槐树上，寺庙的大钟也悬挂在槐树杈间。清晨时分，旭日东升或薄雾缭绕，百年“响铁”在空中声声响起，回荡在耳畔，瞬间仿佛穿越历史长河。

从这四种树木中，我们不难联想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安身立命，不争不抢，自力更生，默默耕耘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若赋予这些树木以意义，桑树让人联想到春蚕，进而想到奉献；柳树的婀娜象征着生活的美好与乐观；榆树的挺拔则代表着支撑社会的脊梁；古槐则让我们追溯历史并展望未来。

按理说，所有树木的寿命都要远超人类，但它们往往难以“善终”。人类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它们一旦对人类有用，便会被砍伐加工成桌椅板凳等家具，失去了生的权利。然而，它们依然初心不改，以另一种形式陪伴着人类。

我们在使用这些家具的同时，是否更应该怀念一棵树呢？

汉诗

梨花片羽

刘 莲

一

花，是树打结儿的文字
谁读就是写给谁的情诗

二

每一朵，都是一个名字
每一片，都有一个心事

三

白蝴蝶落在枝丫上跳舞
请问你还想用什么形容？

四

这一抹尘世未染的纯净
是灵魂的原乡
藏着春天最初的告白

五

每一个花瓣
都是春风寄来的信笺
隔着层层叠叠的缝隙
窃听时光的密语

六

一树梨花，开在梦的边缘
很久没了你的消息
人间春色便轻了三分

七

折一枝春信，向远方投递
那一串数字，难道
是一个错误的地址

梨花世界

(外一首)

张洪昌

一棵树也有梦想
把春天拥入怀中
梨花做到了
一枝花，告诉一片云
要摘下天上的星星
梨花也做到了

花朵是春风的灵感
梨树要做自己的巨人
给心碎的云，找到了
回家的路

行色匆匆的人们，都是过客
花期那么短暂
只有很少人能留下来
厮守这花花的世界
看花开花落

请叫我梨花

与一片云的距离
去问一朵花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花朵猜不到谜底
天空那么遥远
身边人熙熙攘攘
我只是一朵梨花
请叫我梨花

心里有一片海
譬如面前的花海
目光所能触及
花期延伸到遥远的天际
被一片叶子衬托
时光叫醒一朵朵花
打开生命的密码的
那一朵，请叫我梨花

五月的风

李建新

从暖洋的怀里溜出来
带着点野，带着点疯
轻时，像谁的手指轻抚我的发梢
狂时，袖子一甩，满世界都是她的声音

穿过花，穿过叶，滑过山的腰
像个孩子，在天地间乱跑
它还要去擦那石榴裙
惹得花儿笑红了脸，逗得蜂蝶团团转
风啊，也不过是时光的小游戏
玩儿，是天性

从那个懵懂的五月，走到今天
几十个春，几十个秋
心头上缠满了岁月的线
终究，还将回到暖阳的怀里
像个孩子，累了，就得睡去

温故

街头报刊亭

刘 猛

2012年6月，孙犁的《耕堂文录十种》丛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我于县城邮局门口的报刊亭购得全套13册，这套孙犁文集至今仍是我心中的挚爱。这十多年来，我无数次翻阅，它们始终伴我左右，成为我生活中的宝贵财富。

正值惊蛰，仲春已至。再次翻开《如云集》中《菜花》一文，孙犁笔下的春日景象跃然纸上：“每年春天，将去年冬季贮存的大白菜……一层层剥去菜帮，便能发现一株嫩黄的菜花与菜根相连，顶端已布满如小米粒般的花蕊。将其根部削平，置于水盆中，再摆于书案，便构成了我书房中独特的开春景致。”文字虽朴素，却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目睹菜花绽放。这份沐春的心情，正是孙犁与这本书赋予我的。

掩卷沉思，我不禁深深怀念起那邮局门口的报刊亭。

那里，曾是我下班后必访之地，即便不买任何东西，仅是转转看看，也能让我心生踏实。每期的

我思

心理废纸篓

刘 琳

我常怀疑自己的脑袋里藏着一个废纸篓，专门收集他人随手抛掷的“情绪垃圾”。譬如周三午休时，同事分发橘子时对我微妙的停顿；或是雨天里，快递员被泥水溅湿裤腿后的叹息；甚至包括近二十年前，数学老师用粉笔头敲击我课桌的节奏——这些记忆的碎片总在夜深人静时悄然浮现，如同老式放映机卡带般，咔嚓咔嚓地折磨着我那失眠的大脑。

小学三年级时那场“作业失踪案”，至今仍在记忆中巡回展览。那时的我，如同偷油的老鼠，战战兢兢地谎称作业本不慎遗失。班主任的眉毛瞬间化作两把悬空的利剑，教室里爆发的哄笑仿佛灼烧着我的耳垂。三十岁生日那天，母亲在电话中提及身体不适，而我正被稿件进度逼得焦头烂额，脱口而出的“多休息”生硬得如同冰箱中的隔夜馒头。挂断电话后我才猛然惊觉，原来自己已然活成了当年最讨厌的

行走

山水梨城

刘 帅

暮春三月，我紧随春天的步伐，再度踏入新疆库勒这座城。

这座被誉为“塞外明珠，山水梨城”的地方，春天的脚步似乎稍显迟缓。灰蒙蒙的天空下，空气中弥漫着沙子的气息。路旁，梨花正奋力绽

放，那点点白瓣仿佛预示着千树万树梨花盛开的壮丽景象，令人心生期待。

一番安顿后，傍晚八点，我与伙伴们踏上街头。烤肉的香气随风飘散，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片大地的亲切与温暖。那肉质鲜嫩的烤

肉、酥脆可口的馕、筋道爽滑的拉条子，还有那甜度爆表的哈密瓜，每一道美食都如此浓烈鲜活，直击心灵，治愈着每一颗远道而来的心。

这儿的春天，恰似此时的我们。带着风沙，带着期盼，带着勇气，跨越3000公里，只为奔赴梨城这场春的盛宴。春有约，花不负，愿梨城的春天花香四溢。四季轮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愿绽放的梨花与天山的雪莲相映生辉，香气溢满人间。